

历史从不心软，皇权不信亲情

历史变幻，无非战争、帝王、刺杀、悬案



历史就这 四张脸

千朝万代 就这四张脸皮

中国唯一值得发掘的白话历史高手 | 罗杰◎著

- 战争 —— 玩的就是心理学
- 帝王 —— 皇上都不是好当的
- 刺杀 —— 一把刀就能撬动历史
- 悬案 —— 破不了的案都是不想破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目 录

战争：玩的就是心理学	1
重耳教你打仗：谁比谁狠谁沾光	1
吴越争霸：大胆的怕不要命的	17
长平之战：有些仗是吓败的	33
项羽败秦：忽悠出来的胜仗	45
血战钓鱼城：铁骑骄了也得败	58
帝王：皇上都不是好当的	64
尧舜禅让：搞不死你才让给你	64
秦始皇暴毙：皇上被人吓死了	70
曹操泄恨：杀个人还得绞尽脑汁	82
汉武帝旧事：寡人最后真成了寡人	91
武则天垂帘：娘老子搞死亲儿子	108
吕原配发狠：皇上死了斗“小三”	132
赵光义杀兄：哥不是兄弟，是权力	139
宋光宗发疯：都是一家老小给逼的	147
杨贵妃失踪：皇上连个女人都保不住	155
刺杀：一把刀就能撬动历史	162
鸿门宴真相：那一剑如果刺下去	162
费祎被刺：一场三国版的潜伏	166

薛怀义之死：别把皇后只当炮友	173
东王灭门：把暗杀玩成明杀	184
刺马奇案：刺客握刀，谁握刺客？	194
史量才疑案：一把枪干掉一支笔	204
悬案：破不了的案都是不想破	213
真假公主：杀的就是真公主	213
胡惟庸冤案：有冤也不能喊	219
拖雷之死：兄弟敬的酒都是有毒的	225
吕留良案：该杀头的被招安了	231
孙殿英盗东陵：里里外外都有人罩着	238

战争：玩的就是心理学

重耳教你打仗：谁比谁狠谁沾光

说到春秋中原争霸的战争，先要提起一个人，就是晋文公重耳。

有人说，重耳打小是个纨绔子弟，这是冤枉。

公元前 656 年，重耳离开晋国，四处逃亡，完全是缘于晋国内乱，说得更清楚一点，是因为一桩冤案——

重耳的父亲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是个有理想的女人，她的理想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奚齐当上太子，以后继承君位。于是，这个女人用计陷害已立的太子申生。让申生将下了毒的酒肉献给晋献公，晋献公误以为太子要谋害自己，最后逼得申生自缢而死。死了一个还不够，骊姬觉得申生的弟弟重耳和夷吾仍具威胁，又陷害这哥儿俩。晋献公再次上当，派兵攻打蒲城，讨伐重耳。重耳被迫从蒲城逃亡到狄国。

这就是《左传》里记载的晋国“骊姬之乱”。

要知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一个种族与另一个种族的战争，一个势力集团与另一个势力集团的战争，归根结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显而易见，说战争必先说透人。

拿重耳来说，避祸而逃，一逃整整十九年。

这是何等辛酸的十九年？

没有这十九年的磨砺，也就没有后来改变中原格局的城濮决战。

当时，跟随重耳一同逃亡的几个大臣，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都是晋朝的人才。他们陪伴重耳在狄国待了十二年，为躲避追杀，又辗转到卫国。

卫文公对待重耳，丝毫没有春天般的温暖，而是秋风扫落叶。重耳在一个叫五鹿的地方挨饿，比喝了三鹿更痛苦，只能向农夫乞讨食物。待不下去，又到了齐国。

齐桓公大不一样，厚待重耳，将自己的宗室女儿姜氏嫁给重耳，又赐给马车十二乘，一乘是四匹马。有点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人间的意思。

对于一个流离失所、长期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这就算到天堂了。

重耳很满足，沐浴在齐桓公慈善事业的阳光中。要说这时他有什么雄心壮志，想当春秋霸主，那是扯淡。这期间，他内心苦涩，精神颓丧。唯一的奢求就是生存，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齐桓公给了他，他有些“乐不思晋”。

想想看，一路艰辛奔走，却不像西天取经最终有个盼头。人最怕什么？不怕骑虎难下，怕的是找不到老虎骑。

无事业可从的人，肉体即便充实，内心也是惶惑空洞的。

幸运的是，重耳身边有能人有智者商量对策，他们想规劝重耳离开齐国，切勿贪图安乐。

一帮人蹲在桑树下密谋，却不知树上有个采桑的婢女。婢女跑去报告姜氏，姜氏很害怕，担心齐桓公得知后杀了重耳，便亲自劝说重耳逃走。重耳坚决不肯，床上有睡的，桌上有吃的，身上有穿的，谁还愿意再过窘迫潦倒食不果腹无依无靠的日子。

姜氏只好与狐偃共谋，将重耳灌醉送出齐国。

路上，重耳醒来，勃然大怒，操戈驱赶狐偃。但是，这时他已不能回齐国了。

告别齐国，重耳一行又先后到了曹国和郑国。这两国的大臣深知重耳身边的人都是人才，劝自己君主善待重耳。可两国的君主曹君和郑文公却有眼不识金镶玉，对重耳怠慢无礼。重耳只能继续漂流，到了宋国，宋襄公赠马车二十乘。之后，重耳前往楚国，见到楚成王。

在楚国，重耳清醒意识到一条生存法则——靠谁都靠不住，要活着要自立，就一条：不要靠，要一起搞。

因为楚成王盛宴款待重耳时，问重耳将来如果返回晋国，用什么来报答？

这个疑问句具有醍醐灌顶的效果！

即便当时的重耳不会预见到，他与楚国将来会有一场改变中原格局的历史性会战，但至少他清醒了，他没有朋友，没有恩人，就算他

感恩，对方也要吃掉他，这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侵吞占领称霸，就要战争，战场上不讲私人交情，商场上也一样。

清醒后的重耳，这样回答：楚国各种物资都有，不需要晋国的，若我得回晋国，一旦晋、楚交战两国演习军事，在中原相遇，“其辟君三舍”，如果还得不到君王的宽大，就将跟君王较量一下。——《左传》里这么记载。

退避三舍，这是耳熟能详的成语，一舍为三十里，三舍九十里。

楚国的令尹子玉一听重耳的话，觉得不对劲。这家伙眼下落魄，貌似懦弱，可他的眼睛背叛他的心，骨子里蕴藏霸气和刚强，是个逢敌必亮剑的主儿。今日留他性命，将来必生后患。

楚成王却不听从，没除掉重耳，而是将其送到秦国。典型的拿豆包不当干粮，搁嘴边都不啃，哪能想到席间一番话，竟真成了将来一场大战的伏笔。

秦穆公笑纳了重耳，把他当枪使，以对付当时的晋怀公。你齐桓公送一个女儿，我大手笔，送五个女儿，嫁给重耳为妻妾。

直到公元前 636 年，秦穆公才送重耳归国。

晋国此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国势衰弱，晋怀公不得人心。重耳归国后，晋国的大臣们转向重耳。重耳掌握了军权，进入曲沃，成为晋国新一代君王，是为晋文公。

晋文公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干了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是一个目的：强盛国力。头一件：安内，进行国家内政改革。第二件：联外，外交活动，争取盟国。

晋文公到底是周游过列国的角色，逃亡十九年，积累了很多财富。回国登君位，短短两年，便使内乱十余年之久的晋国百废俱兴。

晋国真的强盛了。但能强过楚国吗？数年来，楚国一直在发动战争。泓水之战击败宋国，声威大震，一股打遍中原无敌手的气势，席卷而来，迅猛向黄河流域扩张，相继控制了鲁、郑、陈、蔡、许、曹、卫、宋等中小国家。

楚成王的战略是一手软一手硬，亲善镇压并用。泓水之战前，陈国私通宋国，楚成王就派大军征讨。泓水之战后，宋成公来投降，则给予优厚待遇。对于未与楚国结盟的齐、晋、秦三个大国，则用不同手段区别对待。

对齐国，楚国拥立公子雍，并派兵驻守穀邑监视他，同时任用齐桓公的七个儿子为楚国大夫，以收拢齐国人心。对秦国，则派重兵屯守商密（今河南淅川县荆紫关）等地，以阻碍秦军东出。对晋，则以隆重的礼节招待当年流亡的重耳，其目的就是，预先联络感情，为楚国霸占中原减少一个对手。

再说齐国现状，原本为中原霸主，可齐桓公死后，国家陷入内乱旋涡，失去了霸主地位。秦国又致力于向西方兼并，对东方诸侯争霸持观望态度，保持中立。就国力而言，唯有晋国可以与楚国抗衡。

楚成王野心膨胀，晋文公心里门儿清。此时，他已 60 多岁。一个 60 多岁的君王还能折腾多久？他会想到自己死后，国家会不会被楚国这头猛虎吞没；还会在夜阑人静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哪个男儿不想“手握天下权，醉枕美人膝”？晋文公更想！

这辈子不能就这么交待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争当霸主。

楚成王有楚成王的争霸战略，晋文公也有自己的一套。很简单，六个字：尊王室、联齐秦。以此与楚国争霸。

简单的六个字，含义却不凡。“尊王室”，是以齐桓公和宋襄公为鉴，吸纳其经验，汲取其教训，尤其是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办法，是事半功倍的良策。

晋文公登君位第二年，公元前 635 年，周室发生内乱，周襄王逃到郑国，遣使者向秦、晋等国求救。

狐偃对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

意思极明确：勤王，可提高晋朝在诸侯中的威信，相当于买到个名誉。

名誉是非常要紧的。孟子曾下过断语：春秋无义战。在他眼中，为了争做霸主而发动战争，结果是杀人盈城，尸骨遍野，民不聊生，这些君主都是历史的罪人。

一个君主要比别的君主显得“正义”一点，出师征战就必得有个靠谱的名分，简言之：旗号。

齐桓公曾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晋文公亦是如此，亲率大军前去救援周襄王，并护送周襄王返回王都洛邑。

正如狐偃的算计，晋文公“尊王勤王”的举动，在诸侯中提升威信的同时，又获得周襄王赏赐的阳樊、温、原等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温县西、济源县西北一带。

晋文公很欣慰，他知道这一地区对争霸中原的战略意义，便将这一带作为日后进出中原的基地，大力经营。

可见，天下没有无缘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故的奉献。尤其争当霸主的人，皆是施小恩必图大利。像如今经商，给对方一点蝇头小利，从而赚取大利润。这一招，对满脑子小农意识，眼界不开阔的对手尤其见效，一试一个准儿。

想当年，晋文公逃亡时，齐桓公、楚成王厚待他，不都是施些小恩，给些小甜头吗？而晋文公可不是小农，几碟小菜怎能填满他的雄心？

“尊王室”就是“攒名誉，获大利”。再说“联齐秦”，晋文公为表示与秦国通好，在公元前 636 年秋天，派兵助秦攻郟（今河南省内乡县西），以袭取楚国的商密。这举措实在是一石二鸟的战略安排，一面诱导秦国南下楚国，一面借秦国南下牵制楚国对中原的压力。

至于与齐国通好，由于地势上晋、齐两国中间隔着一颗丧门星，就是楚国的附属国卫国，晋国只能在政治上与齐国遥相呼应，大白话叫“神交”。

国家强盛，战略成功，名声飞扬。让人眼红，也让人仰慕。老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个平常人忽而名利双收，自然有人攀附。晋国就是这个情况。

泓水之战后，宋成公被迫归附楚国。表面归附，内心却始终以屈从“蛮夷”为耻，见晋国日益强盛，就转而投靠晋国。

这期间，齐、鲁两国交战，鲁国派大夫公子遂和臧文种去楚国求兵伐齐，楚国出兵夺取了齐国的谷（今山东东阿），将齐桓公之子雍放在那里，让易牙辅佐他，为鲁国打援，并派楚大夫申公叔守卫。

宋国此时投靠晋国，可就捅破了天。如果说，晋楚大战是一个早已埋下的炸弹，宋国的投靠就是一条引线。

宋成公的举动，对晋文公是莫大的鼓舞，对楚成王则是莫大的打击。充分实现了让楚成王恼羞成怒的效果。

楚成王青筋暴跳七窍生烟跟拔火罐儿似的。伤脸面是轻的，关键是如果不打击宋国，其他中小诸侯国难免不会效仿宋国，你楚成王还能算中原霸主吗？打了多年仗扩张势力，到头来武二郎身份武大郎待遇，楚国是被扣了一顶绿帽啊。必须杀鸡儆猴，警示诸侯。

公元前 633 年冬，楚国联合陈、蔡、郑、许四国，组成五国联军，浩浩荡荡围攻宋国。人马战车滚滚奔涌，喊杀声响震荡心魄，浓烈的死亡气流逼近宋国，每一个宋国人都感受到大难临头的冲击。冬日凛冽冰风里满是刀光剑影，空气中飘荡的血腥味一波退去，一波又起，挥之不去。四周皆是敌人大军，乌鸦般层层叠叠，看在眼里心中压抑。

况且，为首的是楚国，交过战，宋国惨败于对方。没打先怯三分，原本实力也弱，加之对手是五国联军，宋国只有挨打的份儿，唯一的出路就是：死守、求援。

可是，救援若没到，宋国守得住吗？

读过《孙子兵法·作战篇》的都知道，孙子是不主张攻城的。他说“攻城则力屈”。一方面，是因为春秋时期兵器、工具落后，经济力量也不足，攻坚战特别难打，在敌方的深沟高垒面前，往往久攻不下，因粮草不济等原因，只得退兵；另一方面，春秋以前和春秋时期城市本就不多，而且不大，两国交战多是野战，不重攻城，也不重筑城。

《左传·隐元公年》中也说过一句话：“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雉是度量单位，高一丈、长三丈为一雉。

这种不重攻城、不重筑城的情况，在春秋中期才逐渐发生变化。因此，宋国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抵挡住楚联军的围攻。

宋国一面坚守，一面由司马公孙固去往晋国求援。

晋国与楚国的争霸战争早晚要来，晋文公只是没想到，来得如此迅猛，如此突然。很显然，晋国一旦出手援助宋国，就是挑明了和楚国作对。

晋文公召集臣僚商议对策。

跟随他多年的大夫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意思是，宋襄公在国君逃亡时，曾厚礼相待，如今报答宋国恩惠、建立晋国霸业的时候到了。

“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先轸斩钉截铁的八个字，使晋文公下了决心。不说报恩，就说宋国投靠自己，认自己为大哥，如今小弟出了事，当大哥的不出面援助，还有什么威风 and 信义可言？势必令诸侯耻笑。况且，唇亡齿寒，宋国被吞，楚国接着就会收拾齐国、晋国。

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一场仗都非打不可！

但是，怎么打？晋军救宋必经曹、卫两国。而曹、卫两国又都是楚国的盟国。针对这个情况，狐偃提出建议：“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狐偃的建议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楚国刚得到曹国的归附，又新与卫国结亲，如果出兵攻打曹、卫，楚国一定会派兵援救，这样就可以解除楚国对宋国的围攻，齐国也没有危险了。

这一建议听起来不错，是否可行呢？倘若楚国不援救曹、卫两国，坚决围攻宋国，到时又该怎么办？

但这时候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攻打曹、卫两国就有可能调动楚军北上作战，以解宋围，而且，重要的是，舆论上可以避免未报楚成王当年恩惠就与楚作战的指责。就军事上而言，可避免劳师远征，遭受楚军与曹、卫军前后夹击的局面。

晋文公只有走这一步棋。说是赌博也可以。

公元前 632 年 1 月，晋文公在被庐阅兵、扩军。由原来的两军扩充为三军，每军约为 1.25 万人。任命狐毛统领上军，狐偃为副；任命栾枝统领下军，先轾为副；任命郤穀统领中军，郤溱为副。

两个月后，也就是公元前 632 年 3 月，晋国近四万人的大军抵达卫国，先礼后兵，向卫国借道，从而攻打鲁国。卫国明白晋军的企图，当然不肯。给你出路去打我同盟国，回头我再联合他打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晋军只好南渡黄河，夺取了卫国的五鹿。痛快啊，晋文公流亡时，曾在此地挨饿乞食，如今攻打，痛下狠手，他是否有一种报复过去受苦日子的强烈快感？

卫国战斗实力差，根本招架不住晋军的凌厉攻击。晋军夺取五鹿后，在斂孟（今河南濮阳东南）与齐国结盟。这时候，卫成公见情势危急，想保命，请求加入晋、齐联盟。

晋文公当然不同意。去你妈的，早不忙夜心慌，半夜起来补裤裆，你丫早干吗了？叫你让路你不让，好狗不挡道，老子打的就是你！

晋军很牛逼。似乎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挡他们。然而，这时候，晋军出了一件事儿，中军大帅郤穀不幸去世。晋文公不得不改变军将部署，任命先轾为中军统帅，由胥臣接替先轾的位置，任下军副。

将换气势没换，郤穀的去世对晋军没有任何影响，进攻势力丝毫未减，一举攻占了卫国，马不停蹄地进攻曹国。

对曹国的攻击战十分残酷。晋军完全是人肉冲锋，拿将士的血肉躯体当弓箭当刀枪，攻打曹都城门。到处是残肢断腿、肚破肠露、脑浆迸裂、箭穿心胸的尸首。

曹国人将晋军将士尸首放在城上。捉到俘虏，也一个个千刀万剐地杀了，展览给城下侥幸存活的晋军将士观赏。这招歹毒，意在动摇晋军军心。曹国人在问：还要进攻吗？继续进攻，尔等将和这些死尸同样下场！

晋文公下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放出话去：如不将晋军将士尸首送出，就挖曹国人祖坟，把晋军尸首放到你们家祖坟里去，和尔等八辈儿祖宗同寝。

看看谁比谁更狠！

关于这一段，《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如此记载：“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

注意，这里面有个“舆人之谋”。后世一般把“舆人之谋”解释为“众人之论”，而在当时如此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晋文公不大可能去听取“众人”的意见。因此，这里的“舆人”，很可能就是跟随在晋文公身边的某一个“舆人”，偶然地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仅仅因为他地位低下，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只好称之为“舆人”。虽没名没姓地称之为“舆人”，但《左传》却记下了“舆人之谋”四个字，这就证明他是为这次战役起了“参谋”作用的。

“舆人之谋”着实厉害，曹国人真的害怕了。他们将晋军官兵的尸首用棺材装好送出来。晋军乘曹人极度恐惧的时候猛攻，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 632 年）三月丙午这天，攻入曹国的都城。

攻占卫、曹两国，晋军大获全胜。可胜利归胜利，目的并未达到，进攻曹、卫两国的目的是引诱楚国北上，以救宋国之危。而楚成王毕竟是战场老鲨鱼，你晋国打的什么主意，人家心里明镜似的。

楚国没有移师北上，反而更急切猛烈地攻打宋国。跟下象棋似的，你吃我两个炮，我怎么也得杀你一匹马。

宋国再次派人向晋国告急。这可让晋文公左右为难，不去打吧，宋国若亡，将陷全局形势于不利，霸业亦成空中楼阁；去打吧，齐国和秦国又不愿卷入，不愿共同作战，晋军只身在宋境与楚军决战绝无取胜把握。

原定引诱楚国于卫、曹决战的战略落空。晋文公失算了，赌输了。严峻的情势，使晋文公犹豫不决。说是犹豫，实则胸无良策。

战争中，暴力性、毁灭性手段痛击对方并不解决全部问题；单靠士气、勇猛也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智慧。智慧就是运用计谋。尤其情势紧急却又僵持不下之时，精妙的计谋如同一手神来之笔，会改变整个局势，反败为胜。从攻克曹国的“舆人之谋”就可以看出。

而此刻呢，还有谁为晋文公献策？

有一个人，他就是先轸。先轸向晋文公献计，让宋国去贿赂齐、秦两国，赠送财礼，利用他们去劝楚撤兵；同时把曹、卫的土地分一部分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见曹、卫的土地被宋国占去，必不听齐、秦的劝解。齐、秦接受了宋国的贿赂，必然抱怨楚国不听劝解，甚至可能因此出兵。

若按小说《三国演义》的惯用描述，此时就应该是“晋文公大喜，依计而行”。而后，对方二愣子似的大叫一声：“哎呀，中计！”

实在的，先轸的计谋够痞够阴损，可与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媲美。楚国果然严词拒绝齐、秦两国从中的斡旋与调停。攻打宋国，本来是要挽回面子，警示诸侯，如今面子没挣回来，卫、曹两个附属国还丢了，谁来劝和也不顶用。

楚国态度强硬，毫不让步。齐、秦两国终于答应晋国，联合出兵参战。

这下，楚成王傻眼了，中原形势瞬间变化，晋、齐、秦三国联合，对楚国极为不利。楚成王多老辣，绝不会吃眼前亏，如硬拼，恐怕后方有虞，权且忍下这口气，来日再报此仇。

于是，楚成王下令，命楚大夫申公叔撤离齐国的谷邑，让前线统帅令尹子玉从宋国撤军，不要与晋国作战。

楚成王的决断是明智的、清醒的、无比正确的。

申公叔一切行动听指挥。可攻打宋国的主帅子玉不服从。他有一点私心，撤离宋国，必定有人耻笑自己指挥无能。丢脸。

就子玉骄狂的性格而言，撤离宋国跟要他命差不多，生于大国，长于大国，这个脸丢不起。

这个子玉，自然没拜读老子的军事思想。

老子并非一味反对战争，他将战争区分为“无道”与“有道”。“无道”的是侵略战争，“有道”的是正义战争，譬如自卫战争，不仅要打，而且要打胜。要打胜仗，就得研究战略、策略，要讲究、运用指挥作战的艺术、技巧，以奇用兵。

《汉书·艺文志》的“兵权谋家”中说：“权谋者，从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这个基本观点，与老子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跟如今抢占市场份额一样，艺术与技巧并存，一味蛮干最终得不偿失。

子玉就是一头蛮干的蠢猪，坚持向楚成王请战。他的理由是，楚国与晋国已成水火之势，如果撤兵，晋国必然威望大增，中原诸国将会效仿宋国，叛楚归晋。那么，楚之霸业将成泡影，楚成王十几年对中原的苦心经营亦将付之东流。

为干一件事而找理由，就是不干这件事的最佳理由。

撤兵的后果，楚成王心中当然有数，但若执意与晋、齐、秦争战，损失将会更大，被狼吃我所不欲，被狗咬我所不欲，两害相权，为了少掉点肉，还是让狗咬吧。

对！就当被狗咬了一口。晋文公重耳，忘恩负义的家伙，当年我厚待于他，今朝却与我争霸，显然良心被狗吃了，所以，他变成了一条恶狗。

子玉可不这么想，他认为自个儿手握打狗棍，足以让晋文公毙命。

楚成王很气愤，只拨给子玉很少一部分军马。回国后，发现秦军并未东出武关攻楚后方，楚国安然无恙。此时子玉又要求增加兵力。此时的楚成王存了侥幸心理，派出六卒（共 1000 人左右）的兵力增援子玉，希望他能侥幸取胜。

心存侥幸，也是兵家大忌。任何战争都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和一定的胜算。

子玉得到援兵后，更坚定了与晋国作战的决心。这时，他抖了个小机灵，向晋军提出一个休战的条件：如果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可撤离宋国。

这条件，料定晋国也不会答应。内心想决战，口头讲休战，子玉认为自己聪明之极。

老实说，他这一手，还真让晋文公棘手了。既不能答应，也不好拒绝。因为晋国出兵的本意，主要不在救宋，而在于借此打击楚国势力。

对于子玉所谓休战的条件，三军将帅各有主张。

狐偃认为子玉太无理，楚军只解宋围，他却要晋放弃曹、卫两国。应该立即对楚军发起进攻。

先轸则反对立刻进攻。他认为，子玉的条件，可以使宋、曹、卫都复国。如果晋国不答应，就把三国都抛弃了。楚国变成了三国的恩人，晋国反倒与三国结怨。再者说，咱们原本是来救宋的，现在却置宋于不顾，诸侯会怎么看待咱们？如此盲目树敌，将来还怎么打仗？

接着，先轸提出一个对策——将计就计，私下答应曹、卫复国，条件是必须与楚绝交，以此激怒子玉。

毒，实在是毒！借刀杀人完了又使离间计。

先轸是晋文公手里的一块宝。他成功离间了曹、卫与楚国的同盟关系。子玉果然被激怒，率军向曹都陶丘急进。

楚军步步逼近。此时，晋文公突然下了一道命令，令全军后退九十里。这个撤退命令，让人猝不及防，更令晋军将士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君害怕楚国的一个臣子，简直是奇耻大辱。

狐偃出面解释，说起当年晋文公与楚成王“退避三舍”的约定，国君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有信于天下。

大伙儿信了，领命后退。然而，谁知道晋文公真正的心思呢？他明知全军撤退，子玉必定率军追击，到时，理亏的就是楚国，晋国就有充分理由进攻。这叫后发制人。

撒尿擤鼻涕两头都逮住，话糙理不糙。晋文公老谋深算，后退的本质是为了名正言顺地进攻。既维护了自己名誉，又引君入彀。并且，避开楚军锋锐，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决战；还可以接近本土，缩短补给路线，所谓一退得先机，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因此，全军撤退，就是一个陷阱。在楚军主帅子玉看来却是天上掉的馅儿饼。他认为这是消灭晋军，夺回曹、卫的极好时机，下令部队加紧追赶。一直追到城濮（今山东濮县南）。

晋方：晋、宋、齐、秦四国联军驻扎城濮。楚方：楚、陈、蔡、郑、许五国军队依靠仙阻之地而扎营。

城濮大决战，一触即发，不可避免。

论兵力，晋方联军远不如楚方联军。

投入决战的晋军共 3 万余人，战车 700 乘。春秋时期，每乘战车下辖步兵为 72 人，加上 3 名车兵共为 75 人。加上齐、秦、宋国的军队不过 5 万余人。

楚军方面，连同随征的陈、蔡、郑、许五国军队，约为 11 万人。

尽管楚联军兵力大大高于晋联军，可楚联军长期围攻宋国，已是疲惫之师。要知道，春秋时期，军中的步卒多是奴隶、农奴或自由民中的下层分子，这些人战斗中配合车兵作战，平时还要为车兵服役，如后勤供应、炊事、养马、汲水、修缮等等。因此，疲劳不堪的军士兵卒，极不情愿追击楚军，而统帅子玉不管不顾，负气急进。

《孙子·火攻篇》里有一句话：“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意思是：作为将帅，在作战时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若勃然大怒，意气用事，就会被敌方牵着鼻子转却浑然不觉。

毋庸置疑，在士气和战略两方面，子玉先输了一招。

但，即便如此，双方兵力的悬殊，仍是一个要命的问题。这方面，子玉又具有绝对的优势，晋方联军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

再说战场地势，楚联军扎营处也比晋联军具有优势。

总体而言，晋联军是以弱对强。

因此，决战前夕，晋文公忐忑不安，迟迟没有下达作战命令。下军统帅栾枝劝晋文公，不要“思小惠而忘大耻”。实际上，这时晋文公已然兑现了当年给楚成王的承诺。何况，到这个份儿上，即便没有兑现承诺，也顾不得什么信义了，楚联军兵临城下，不打也得打。晋文

公只是在想，如何打？如何取胜？如何一举歼灭楚联军庞大的 11 万人马？

此次决战的意义和结局，晋文公比谁都清楚——胜则称霸中原，败则霸业泡汤。

一战定乾坤！这是绝对意义上的生死鏖战，晋文公内心紧张、激动、澎湃，手心捏了无数把汗。可面儿上，他还做出一副感当年恩，不忍心与楚作战的模样。

直到子玉派大夫斗勃到晋营挑战，晋文公还占卜，得到吉卦，才做出历史性的命令——退避到此为止，与楚决战！

这一天，是公元前 632 年 4 月 4 日。

双方车马齐备，出战队伍宛如人的海洋，尘土飞扬中，战鼓雷动，撼天动地，声声震击胸膛，巨大共鸣唤醒无限荣光，两军将士呐喊，热血翻滚，气势均锐不可当。

晋左翼下军胥臣率领一支部队，首先与楚右翼军（陈、蔡联军）对垒。陈、蔡联军兵马众多，队形齐整，像块一望无际的沉重钢板。若是硬拼，晋左翼下军绝非对手，非被杀个七零八落不可。胥臣下令，将事先备好的虎皮蒙在马上。旋即，突然向楚右翼军发起冲击。战马变猛虎，在楚右翼军士眼里，成千上万只猛虎铺天盖地奔袭而来，心理防线瞬间坍塌、破裂；逼真景象让人感同身受，体肤生肉似真被猛虎张开血盆巨口快意撕碎、噬咬；全身汗毛针般竖立，头皮剧烈发麻欲炸。

军中驾车的战马亦惊恐万状，相互冲撞，相互踩踏，恐惧感宛如无数支剧毒利箭，急风暴雨般射透陈、蔡联军，队形崩溃，人喊马嘶，极度混乱。晋左翼下军胥臣部乘势冲杀，陈、蔡联军顷刻溃败四散。

与此同时，晋上军与楚军左翼交战。晋上军主将狐毛在阵内虚设两面大旗，向后移动，佯装引军后退。接着，晋下军主将栾枝在阵后令士兵用战车拖着树枝奔跑，扬起漫天尘土，作败退状引楚军追击。

子玉上当，亲率大军奋力追赶。晋上军狐毛部且战且退，楚军紧追不舍。见子玉军中了圈套，晋中军主将先轸，当即率领最精锐主力